

蔡佩青译

北村薰

「时间与人」三部曲

①/③

快转

S K I P



上海文艺出版社

013065920

I313.45
734

北村薰 著
蔡佩青 译

スキップ

「時間
与人」三部曲
① $\frac{1}{3}$



快转



北航

C1674218

I313.45
73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快转/ (日) 北村薰著; 蔡佩青.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321-4942-1

I. ①快… II. ①北… ②蔡…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4752 号

SKIP by Kaoru Kitamura

Copyright © 1995 Kaoru Kitamur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Shinwon Agency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Beijing.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3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0-247号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缪思出版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3-388号

出品人: 陈 征

策 划: 曹 晴

责任编辑: 李珊珊

封面设计: 丁威静

快转

[日] 北村薰 著

蔡佩青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163,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42-1/I · 3873 定价: 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211091

...序 章

1

“我们变成了小矮人了吗？”

小池突然拿着铁锤站起来，一边挥舞，一边开始演说。

“——不，我们一直是我们。格列佛才是异国来的访客。小矮人？别闹了！格列佛才是巨人呢！称我们为小人国子民，只不过是那些异国家伙自作主张！”

她脚边的沙砾发出叽唏叽唏的声音。我蹲在那附近，当然不会太舒服。

“很危险哎！”

“什么东西很危险？来参加话剧社！”

小池“锵”地一声，用铁锤敲打格列佛的腰。虽然如此，大男人并没有发出叫声。因为对方不过是用木材组装成的格列佛骨架罢了。

担任班长的田边,手抓着运动裤的腰际,语气悠闲地说:“小池,你的话毫无脉络可循哎。”

“哎唷,因为我刚刚一直在台上演讲嘛——”

我钻进格列佛的肚子里,正往骨架的重要部位打钉子。我左手握着刚才在平交道对面五金行买来的闪亮亮大钉子,不用说,右手当然是上下挥动铁锤。

“你发表康帕内拉演说吗?”

小池参加话剧社。听说文化祭时要演出《银河铁道之夜》。她担任第二男主角康帕内拉。^①

“不是啦。是借‘演讲’做发声练习啦。要念‘噜帖耶噜 逼噜 摸拉都里里嘎一枯……’^②哦。”

“啊,有听过。偶尔会看到有人在理工馆楼梯那边做发声练习的那个吧?”

话剧社的人在楼梯间,感情丰沛地一迳叫着像是外国话的句子,还夹带着身体语言。楼梯下方排排站着几个听众,或拍手或附和。仿佛纪录片里的画面,真是不可思议的景象。

“那个啊,如果认真做,会相当神清气爽哦。”

“或许吧。”

“可是啊,一年级刚进来很难学会。还没开始就先害羞起来。”

“——等到那害羞的情绪过了,就变成小池了!”

“什么嘛!”

“没什么。总之,百忙之中劳驾您了。”

运动会的隔天就是文化祭。

① 《银河铁道之夜》,作者宫泽贤治(1896—1933),康帕内拉为书中主角乔凡尼的同学。

② “噜帖耶噜 逼噜……”(るてえる びる もれとりりがいく),草野心平《ごびらつふの独白》一诗的开头句,据说全诗以“蛙语”写成。

话剧社的小池现在应是最后冲刺阶段,还趁练习空当过来看班上的演出准备。令人感动。

“话说回来,还真做得出来呢。”小池退后两三步,“总算愈来愈像了不是吗?”

“像格列佛?”

“嗯。”

“可是,七班的人来查探喔,歪着头,一副这是啥的表情。大概没想到会是一个人在睡觉的样子吧。”

运动会最吸引人的活动是二、三年级的化装游行。当然,表演者也都乐在其中。

班上在讨论时提出许多点子,从听起来就很有水准的“源氏物语卷”、“结婚典礼”,到奇怪的“泡泡假期”¹,什么都有。打扮成 The Peanuts 或 Group Sounds^① 的样子游行,在班级总部前放个箱子,游行队伍经过一会儿后,扮成植木等^②的人,穿着男用的及膝白棉短裤从箱子中跳出来,大叫:“没叫我吗?啊!那真是失礼了!”^③——这类的点子。

提出此案的,是平常很安静的三上,吓了我一跳。

小池当时就问:“谁要演植木等啊?”

若男主角不是大帅哥,这些娇羞的清纯少女大概也不想演吧。及膝白棉短裤加上圆扇子,鼻子下还长了胡须,这实在叫人太为难了。

绑着两根辫子的三上,垂下视线:“……如果没人要演,我可以演。”

是顺水推舟吧,让我见识到内向的人令人意外的一面。

点子本身也不是不有趣,大概也不会跟其他班级的演出内容重叠。但是,真的要演,艺人的装扮其实很难。谁在模仿谁,并不容易区别,这是

① 此处 The Peanuts、Group Sounds 及“泡泡假期”请参见书末附录,编码“1”为附录编码。

② 植木等(1926—2007),日本资深艺人,喜剧演员。

③ 这是植木等在参加综艺节目“泡泡假期”演出短剧时,登场必说的一句话。〔编注〕

最大的困难。

最后,举手表决的结果,多数赞成“格列佛游记”。用木架纸糊来制作格列佛,我们都演小矮人。把格列佛装在两辆台车上拉,化装变身的问题则各自解决。

隔天起,能留下来的人就留下来努力做格列佛。

幸好,我们教室在一楼,在窗外的地面上就可作业。距花圃还有三、四公尺的距离,要摆个横躺的格列佛绰绰有余。因为铺了砂砾,所以木材也不会弄脏。

就只怕下雨了。但是在骨架组装好之前,只能在这里作业。之后要贴模造纸、上色。田边跟老师商量,说纸贴好之后,就可以放在走廊。

时间卡在文化祭前,因此文化社的人很忙。像我这样,没参加任何社团,就这么混到二年级秋天的人,正是最好的帮手。在黑板上画设计图,从家里拿来锯子、铁锤等工具,开始敲敲打打。

不过,也有人跟我情况相同,却事不关己地早早回家。每次大约有十几人留下来,本来应该更多的。

算了,实际工作起来,这些人就够了。另一方面,气味相投的伙伴一起热热闹闹地工作比较快乐。但说归说,我对这种不合理的事,经常脾气一来就无法释怀。

想溜的人留下来反而不会快乐。我跟小池说,虽然夹在现实与道理之间,但在这里还是得讲道理吧。“有什么关系,想回家的人就回家。她们有她们的人生,”小池笑笑,“不过,是无聊的人生。”被她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无所谓了。

我跟池内真由美,也就是小池,从进小学,同班又坐在隔壁时就开始交往了。

我的名字是真理子,两人名字都是三个汉字,第一个字都是“真”。

幼稚园不同校。小池进的是基督教幼稚园,家里明明信奉曹洞宗^①,但又说没有宗教上的问题,真是太随便了。

在上学途中,根据从小池本人听来的内容,话说有一次,幼稚园老师说:“来唱歌吧!唱什么呢?”小池大声回答:“《富先生》^②!”就像现代的小朋友会回答:“《女人心之歌》!”(是日本 Bob 佐竹^③版的,不是威尔第的歌剧^④哦)一样,也没什么好惊讶的,但据说在当时可是件大事。园长先生还特地从里头出来,对小池说教了一番。

我觉得很好笑,怎么想都像是会发生在小池身上的笑话。

这十年来,我每天早上都到她家门口喊:“池内,早——”小池就会走出来,说:“早啊!”于是,一天就此开始。

2

我从就读的女中骑脚踏车回家。

白天日照时间变短了,又因为我往城外骑,所以脚踏板每转一圈,四周便随之变暗。街上的商家陆续打烊。并排住宅的左后方,紧连着整排的山。其实那种高度称为丘陵比较恰当,但从小听大家叫它“山”,我也就这么称呼着它长大。爬上山去,连远在九十九里海滨^⑤交会的船只都看得见。

① 曹洞宗:为禅宗南宋五家之一,由良价禅师在江西宜丰洞山创宗,其弟子本寂在吉水(今江西宜黄县)的曹山传禅,故后世称为曹洞宗。

② 《富先生》(お富さん),山崎正作词,渡久地正信作曲,演唱者春日八郎(1924—1991),因为歌词被认为对小孩子不宜,一度引发争议。

③ Bob 佐竹(ノバブ 佐竹,1935—2003),日本钏路市出身的歌手,1964 年以《女人心之歌》(女心の唄)出道。

④ 威尔第(Giuseppe Verdi)的歌剧《弄臣》里也有首名为《女人心之歌》(La donna è mobile)的歌曲。

⑤ 位于日本千叶县房总半岛东岸。

那座山渐渐变得黑黝，沉入风景底层。

在途中岔口往较小的那条路弯去，再向前骑一会儿，总算到家。

“一之濑眼科”的招牌还放在门外。虽然受理看诊的时间六点结束，但病患好像还在。候诊室亮着灯。我从招牌旁绕到后面。

提起嗓门说：“我回来了。”

“好晚哦。”

厨房传来母亲的回应。很多自己开业的医生家庭，主妇都兼做着护士或柜台小姐。但我家并非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所以专做家事。不对外露脸。

“对不起啦——啊，肚子饿了。”

虽是缺乏诚意的道歉方式，但确实是真心话。也没随便买面包吃。只跟留下来的同伴喝了芬达橘子汽水。真的，饿扁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别吃什么零食了，吃饭吧。”

我也希望如此。一看电视，七点的新闻已结束，开始播“生活的智慧”²了。

我把筷子伸向炸酱油鲭鱼。母亲一边摆放味噌汤的碗：

“这阵子都还是要这么晚吗？”

“嗯，校庆活动结束前，都还是会有点什么事吧。”

“‘有点什么事吧’。”

“怎么啦？”

“那种说话方式，跟你爸爸很像哦。”

“是吗？”

母亲微笑：“池内呢？”

“比我更晚。人家有社团活动呢！”

一方面为了帮自己辩解，不免要强调一下。

饭后稍事休息，收拾碗筷时，父亲终于进饭厅来。

“你有在念书吗?”

“勉强强强。”

父亲坐在椅子上,过了一会儿,说:“你还是不考千叶大啊?”

“嗯。”点点头。数学不拿手,更何况也没兴趣。念国立只会增加负担,可以预期结果只是两头空。

所以我以东京的私立大学为第一志愿。这成为我们一家人眼前最大的问题。若是千叶大学,虽然会很辛苦,也不是不能通车。一旦去到东京,那就完全没辙了。

双亲表面上都跟我说,你喜欢就好。是因为知道即使说不行,我也不会听吧。

国中时,母亲曾经说:“你很固执,跟你外表给人的感觉不同。”我不记得为什么会谈到这个话题。也许因为我是独生女,被娇生惯养了,经常每到紧要关头一定能通融过关。

——这是唯一的人生嘛,我讨厌之后再哭哭啼啼地后悔。

这次的事情也是如此。我知道这是父母的真心话。他们倒不至于认为我一到东京就会玩疯,但也会担心、也会感到寂寞吧。

应试科目的社会科我选了世界史,父亲立刻买中央公论社出版的绿皮“世界的历史”全十六卷外加别卷一册。但是大考日渐逼近,那种心情应该不单只是期待我合格考上而已吧。

我走进自己在二楼的房间,却一点也提不起念书的劲。只将《How to uses better English》、笔记本和字典排在桌上,就到楼下八叠大^①的和室听音响。

那台音响是父亲庆祝我升高中买给我的。

不过,音响也不是件小东西,我那四叠半房间摆不下。即使勉强塞进

① 八叠,八张榻榻米的大小。一张榻榻米的面积为半坪大。

去,音响的意义也没了。若不放在楼下当客厅用的房间里,声音也传不开来。

买音响时附赠的陶制小狗摆饰,因为我的一个动作顺势掉落,断了头。仔细看就知道,我慌慌张张用白胶接合的痕迹。坐着的小狗旁边有个放甜甜圈唱片³的架子。

几乎都是我的唱片,其中也有父亲买的。是民歌和电影主题曲。但父亲自己不放唱片。心血来潮时就叫我:“喂,真理子,放一下吧。”

如果我不在了,音响也会一直关着吧。这么一想,教人有些落寞。

国中时有台红色的随身放音机。当时买了几张薄膜唱片³。熟面孔的店员还给过我卖剩的《匈牙利舞曲集》。我常常听。但有了音响后,毕竟格调提高了,就几乎只听唱片了。

小池有《真善美》、《西城故事》和披头士的LP唱片。这么一说,我想起曾被小池带到上野车站前的电影院——因为如果小池要一个人上东京,她的家人应该不会有好脸色吧。长辈的信用,两个人抵一人份,就是这个意思吧?从那之后,两人好几次一起出门看电影。这个暑假才到有乐町的新东宝电影院,看七十厘米版的《飘》。

先不谈这个,她和我的守备范围不同。我呢——大概没这种讲法吧,我算是半古典音乐迷。

我很高兴的是,有一次在听小提琴曲时,母亲刚巧进屋来,没由来地突然告诉我,自己念女校时鉴赏唱片的往事。

大家在礼堂里集合,播放手摇式留声机。听说,当某首曲子响起,朋友察觉了母亲不经意的一声感动的叹息声,便告诉母亲:“这是德尔拉的《回忆》哦^①。”

① 德尔拉(František Drdla, 1868—1944), 匈牙利小提琴家, 作曲家。小提琴曲《回忆》(Souvenir)是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编注〕

听了这件事,我隔天放学后立刻拐到常去的一间叫“佐久间”的小唱片行。寻找“回忆”。翻着一张张唱片,找到了。暗红的底色,画着女人的脸庞,写着“Souvenir 德尔拉”。德尔拉的唱片,应该没那么多吧。我想一定就是这张。

回家找母亲放唱片听看看,母亲说就是这张没错。母亲眷念地听着。

我问母亲:“礼堂是怎么样的地方?”母亲回答:“排了五排四人座的木头长椅。很气派的建筑物。”“学生们穿和服吗?”听我这么问,母亲笑笑,“没那回事啦。女老师几乎都穿和服,但我们没有。女中的制服是西装外套搭领带。”原来如此,比我想象的还“体面”。

看着母亲侧耳倾听“回忆”的侧脸,心想:“噢!妈妈也曾有过跟我一样的年轻岁月啊!”感觉很不可思议。

母亲听那首歌曲,是很遥远以前的事了。封印住音乐的是掉落地板会摔破的厚唱片。随着旋律一起滑过唱片盘面的唱针也微微作响吧。而侧耳倾听那旋律的,是塞满了礼堂,和母亲同年的女学生们。

那是远比二次世界大战还要更早的从前。那段时光如今虽已消失,但确实存在时间之流里。

这样并肩听着相同的音乐,那被阻隔开来的时间,似乎在同一空间里重叠。

然而——现在,我一个人放的不是《回忆》,而是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精选集。我最近爱上其中凯鲁比诺^①唱的《问情为何物》^②。我迷上了这首歌。可爱轻快,一下子就结束了,非常短的曲子。

班上虽然也曾出现过日本剧场西部嘉年华⁴的话题,也在电视上听过GS和昭和初期的流行老歌。偶尔也会哼几句,但并不特别觉得想买唱

① 凯鲁比诺(Cherubino):《费加罗的婚礼》中的童仆,次女高音。

② Voi che sapete che cosa è amor。

片。当然啦,原因之一是我都用录音带录下来了。

和小池一起看过的电影里,有一部是《疯狂大赛车》^①。起因于电视的电影介绍,在小池家看的。汽车以超猛的速度飞奔,对街鸟群飞上了天空,因为这愚笨的画面太好笑了,于是就去看了。

虽然电影本身没什么大不了,但主题曲《情人树》^②很美,我很喜欢。听到FM电台说要放这首曲子,慌慌张张地装好录音带,把麦克风架在音响前⁴。播音员和特别来宾还一直谈着演出电影的明星趣闻。于是我跌跌撞撞地跑到厨房,急切大喊:“现在要开始录音了。大家安静。不要大叫也不要开门哦。一下下,一下下就好了!”我的大呼小叫也扎实地录进录音带里。

之后,被双亲说:“你哦,的确是个很任性的小孩。”

总之就像这样,电台播放的音乐也可录音。只要是流行歌曲,我三不五时^③就录下来。

古典音乐则都是花钱买的,应该也有部分经济上的考量吧。

《问情为何物》是A面中间的曲子。我把唱针放在那曲子前的沟槽上,在椅垫上坐下。

3

“你们咬到了。”

小池在那里锵锵地用手打拍子。

“小指好痛!”锵锵锵,“昨天晚上,”锵锵锵,“——小指——好痛!”⁵

“很烦哎!”

我站在旁边说。

① The Great Race.

② The Sweetheart Tree.

③ 三不五时:这里指时时刻刻,很频繁的意思。〔编注〕

小池一脸兴高采烈，“很烦吧？”

田边用手顶着桌子撑住下巴：

“你们，用复数形的确让人觉得非常讨厌。”

我也附和地，模仿财津一郎^①。

“请——停下来！”^②

锵锵锵。

小池还在打拍子。像歌曲《星星的弗拉门戈》⁵一样。

“原来如此，伊东香和西乡辉彦很合，这是新发现。”

“你是说把‘你’说成‘你们’？”

田边从下往上看，眼镜一闪，

“对啊，3V一，欲望无法满足的显现哟！”

“被这样分析真是恐怖。”

锵锵锵。运动会的早晨。在大家随便乱聊时，教数学的班主任进来。行程确认后，又走出去。

该换衣服了。

因为我的名字是一之濑，所以坐在靠窗座位。一之濑真理子，座号三号。后面的位子是池内真由美，座号二号。两个人的手，伸向厚厚的窗帘。

当教室被外界来的白色布幔隔开时，小池和我不经意抬头仰望天空。那是覆着灰色的黯淡色彩。九月底，叫人突发寒颤的阴暗天空。

上午勉强撑住了好天气。午休后，终于轮到最能吸引人潮的化装游行。

谈不上说费了一番苦心，因为格列佛先生比预期更简单地完成了。班上有人还留有《格列佛游记》的图画书，便拿来参考着涂色。上色前还

① 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男演员、歌手。

② 由电视剧“三度笠是啥东西”(てなもんや三度笠, 1962—1968年间播出)带动的流行语。

是个莫名其妙的物体,但画上脸、画上衣服后,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个气派的格列佛。

在校园里把两台推车用粗铁线绑接在一起。化装游行时很多班级都会用到推车。我们班上的推车,是向学校附近农家借的。

班上同学先一起把“他”搬到推车上。重要部位,也用铁丝固定。

之后就回教室各自打扮准备。

小池把家里的背心和哥哥的旧学生服改了改,加上装饰扮成男装。用梳子梳成短发,简单却出色的美少年便大功告成。

然后,我的“男朋友”站在窗旁,靠着窗帘看着这边。

我也试着缝了件连身小礼服。颜色竟是樱桃红。并非真正的礼服,而是那种能穿一次就好的东西。带着童话故事的感觉,我夸张地缝了个大大的蝴蝶结。因为是从远处观看的东西,细部缝线很随便。头上也用同样布料绑了蝴蝶结。

“你转过去啦!”

“为什么?”

“——小池,你现在是男生,不是吗?”

“哈哈!”

小池只是笑。如果是没什么交情的人就算了,但在从小就熟识的小池面前,穿着这样的礼服,总觉得自己好像傻瓜一样,很丢脸。

戴上蝴蝶结。

——好了,傻瓜大功告成。

再说,对象是小池的话,被嘲笑的可能性很高。

自从“冰点”在电视上播出以来,新珠三千代^①的贵妇用语流行了一

① 新珠三千代(1930—2001),日本女演员,曾于1966年播出的电视剧《冰点》中饰演夏枝一角。
〔编注〕

小阵子。而小池喜欢模仿带点外遇气氛的戏码,有时候会边喊“太太、太太”边靠过来。

放眼教室,只有这种时候,很多人会从家里带来化妆品。听说三年级毕业前,化妆品公司的人会来举行化妆讲习,但在那之前,我们跟口红一点缘分也没有。只有在这种化装游行时,学校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又听说妆化太浓的班级分数低。虽不知真伪,但很有可能。大人看我们的眼光就是这样吧。

我什么也没带。

小池看着我,突然动起身子。

“等一下。”

就从后门出去了。

什么事啊?打扮好了的人,像小鸟般成群地喧嚣着陆续走出教室到集合地点。当然大家对别班同学的装扮也很有兴趣。

田边打扮成玩具兵的样子,回到教室,在门口大叫:“还没好的人,请快一点。”于是,剩下的四、五人也出去了。

留下我一个人。

我走到窗边,把窗帘打开点缝隙,天空比早上更暗。花圃的植物和悬铃木枝都摇晃得很厉害。

这时,走廊传来毫不迟疑的跑步声。

“对不起!”

“砰”地一声门开了。同时小池气喘吁吁地出现。左手指头摆出剪刀的样子。

“怎么啦?”

“你别管,就交给我吧。”

小池以最短距离穿越并排的桌子迷宫,向我靠近。然后,站在我面前,让我看剪刀的内侧。

——食指腹涂了如土耳其石般美丽的水蓝色，中指则涂了乳液。

“什么？”我又问。

“这个啊，擦一点在上眼睑，眼珠会有碧蓝的感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总之，先问：

“这是话剧社的？”

“嗯。”

“可以吗？”

“当然不行喽。”小池说完，笑笑。“要是为了化装游行就拿来私用，那可没完没了。”

“这样的话——”

我正说出口，小池吐出舌头：

“偷拿来的。”

我继续说：

“那不是完蛋了。”

“没关系啦。说不能用只是台面上的话。三年级的人大家都在用。快，没时间了。”

“——闭上眼睛。”小池催促我，她把乳液涂在右手中指。的确是时间紧迫。

我完全像是躺在砧板上的鲷鱼，沉默闭眼。任你宰割吧。大概是小池的无名指和小指吧，把我的刘海轻轻往上拨。然后轻压似的在眼脸上涂上乳液。“再一下下就好了。”

远处开始响起进场音乐。睁开眯着的眼一看，小池的食指正向我靠近。我看见指尖的水蓝色。“OK，好了。”

小池用面纸擦擦指头，大叫：“走！”于是，两人并肩在走廊上小跑起来。

“等一下。”

我边说边跑向楼梯口。